

播种文艺丛书

沱江的早晨

王 松 著



播种文艺丛书

沱江的早晨

王 松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9年·北京



★

統一書號：10009·395

定價一元一角一分

1955/15

目 次

第 一 章	有情人終成眷屬	3
第 二 章	兩條道路	14
第 三 章	帶頭的人	23
第 四 章	“究竟買這條牛對不對呀？”	41
第 五 章	這是一戶中農	53
第 六 章	矮子半夜殺鴻記	62
第 七 章	來了一個部長	74
第 八 章	狼河岸上的夜晚	87
第 九 章	廟子里又熱鬧了	107
第 十 章	門當戶對的人家	117
第 十 一 章	通過村長引起的風波	126
第 十 二 章	夏天那轟轟而來的雷雨	141
第 十 三 章	半夜奔來的女人	161
第 十 四 章	在黨支部大會上	182
第 十 五 章	在丘三財家的清潔工作	200
第 十 六 章	陷在迷亂中	217
第 十 七 章	回頭是岸	231
第 十 八 章	一場辯論	250
第 十 九 章	兩地相思	269
第 二 十 章	開了個頭	293

第二十一章	怎么鬧下去啊	311
第二十二章	底	323
第二十三章	牛	336
第二十四章	退組与娶媳婦	358
第二十五章	在城里	372
第二十六章	團圓	395
	沒有完的結尾	419
后記		426

第一章

有情人終成眷屬

四川省沱江邊有個村子，叫李家院子，里面住着個李德才。莫說方圓几十里的人沒听过这个名字，就是李家院子的人，認識李德才的也不多。這倒是有一番道理：原來李德才生在一戶無田無地的人家，五歲上他爹因為窮，去“挑窑”，給窑泥塌下來壓死了。老娘是個小腳，那里養得活德才呢，便說死道活把他送給隔房叔叔。那隔房叔叔原來也窮得早飯顧不得晚餐的，第二年便又把德才送給外村地主，做了“牛娃兒”。等到長大成人的時候，又恰恰遇上國民黨征兵，胡里胡塗給抓去頂了地主的兒子。沒好久他就逃回了家，還是無法過日子，便這里一天，那里一日的打短工度日，直到解放。院子里的人自然就沒幾個人認識他了。

這李德才個子高大，又粗又黑，那胸脯挺挺的就象是鑲上了一塊鋼板。不知道的人說他有三十八、九了，其實只有三十一歲。俗話說的：什麼苦，上了三十，衣破無人補。曉得的人都說李德才可憐，至今還沒有一個家，沒有一個婆娘。不過，誰要對他提起這件事，他就會不高興的把頭一歪就走開了。有一次，他老娘勸他道：“三十歲的人啦，該娶個媳婦了。”他一氣，倒頂老娘道：“娘，你還說這個話，你不是不知道哇……”下面的話他就

不說了。這以後他老娘也就再也不提這事了。

剛解放那幾年，農會主席林德茂領着他參加工作，因為德才沒有家，就住在廟子里。這廟子離院子有里把路，是個独家廟，倒很清靜。林德茂怕他一個人難過，也常來陪着他睡。兩人“沖起壳子”^①來，林德茂也常問他，做啥子不娶個婆娘呢？最初他不答話。林德茂也是個在舊社會滾過來的人，知道他心里一定有一番苦衷，就說：“是不是錢財上有困難？”沒料到德才把臉一繃，生氣道：“你不要和我說這些。”林德茂自討沒趣，也就沒有再提了。不過他看德才確實是個好人，心里總是想幫他一把，叫他成家立業，好過日子。沒隔幾天，德才却自己憋不住了，偏巧那天林德茂回家有事去了，德才便找到他家里。到了他家，話又說不出來了。林德茂看他那難受的樣子，便和他走出門來，再三問他是啥事。德才想了半天，却問他今晚上到不到廟里去。

“德才呀，你做事還爽爽利利的，說話咋吞吞吐吐的呢？”

“你晚上到廟里去，就晚上和你說吧！”

說着，不好意思起來，便紅着臉，轉身走了。

晚上，林德茂特地跑到廟里來，問他是什麼事，他却反問林德茂家里的事辦完了沒有。林德茂笑了笑，點點頭。他也不是個急性子的人，就索性坐在樓板上燒起煙來。德才看看老林，憋了半天才說出來：

“你那天不是問我，做啥子不想娶個婆娘嗎？”說到這里，臉就紅了，頭也抬不起來。“我，我是，是想問你一句，這陣解放，象我這樣的人，能娶上個婆娘？”他把“婆娘”兩個字說得很低，幾乎听不清楚。

① “沖壳子”，四川話，開談的意思。

林德茂笑着听他说，心里很同情他，觉得这个人苦受得太深了，不过，他不知道德才心里有什么痛苦。他想了想就笑道：“头回你咋个生了我的气呢？”

李德才低下头，一时回答不出。林德茂又说：

“德才，你说我们一天在一起，莫说象不象兄弟，你说够不够一个朋友？”

德才心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紧张得脖子都粗了，很不自然的点了点头。过了一会才小声说：“我不是生你的气，我是生我自己的气。”老林早知道他心上有疙瘩，就说：“在旧社会那个没有几桩伤心事，既是朋友，说出来了反倒痛快。”德才便把心事说了。

那年，德才顶壮丁回来，已是二十四、五的人了，早想娶个媳妇。恰巧他在李初仁家做活路，那李初仁有个前婆生的姑娘叫美仙，长得不算很俊，人还是健健旺旺的。李初仁想他做活卖命，就甜言蜜语对他说：“小二猴，好好做活路。二天你有出息，我就把你招进门来。”那美仙因为受后娘的气，也常和德才接近，虽说没有谈过心里话，两人却心投意合。德才便拼命干活，白天黑夜，田里来，土里去，犁田栽秧打谷子，做“刀把手”^①，样样都干。到腊月间庄稼收割完了，东家叫结账，婚事一字没提。这还不说，算盘一响，这样那样，把他的工钱扣了一半。德才一提婚事，那李初仁怒冲冲，扯起一双粗眉毛，竟把他打一頓赶了出来。再说那美仙，以后在路上遇见德才，扭着个脸，话不说，连看都不看他一眼。这就伤了他的心。他认定了，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好女人，他这一辈子再也莫去想女人了。所以，一有人向

① “刀把手”，砍甘蔗的人。

他提起婚事，他就生气。

德茂說：“这回解放就是穷人翻身，咋个不能娶婆娘。”他叫德才自己选上一个，由他来帮忙。德才虽然想一个婆娘，心里却不相信真能办到。这也不是沒原因的，別的不說，德才連一幢房子都沒有，总不能娶个媳妇放在这庙里；或是叫新媳妇住在自己老娘住的那几根茅草堆成的三角棚棚里。再說，礼金、聘礼先不提，就是有人白送你一个婆娘，德才又拿什么来养活人呢？这明明不是白日做梦嗎？不过，話虽然这样說，德才每逢更深夜靜醒过来，还是翻来复去的想：要是有一天，有一个婆娘，有几亩田，……那日子多安逸呀！不过，每想到这里，他也就不能不深深叹口气，責罵自己为什么生下来就是穷鬼！

沒好久，土改开始，德才早把这事忘了，只是一心一意参加土改斗争。沒想到在土改中却出了一件意外事。有一晚上，雨下得沙啦沙啦响，德才因为老娘生病，就沒去庙里开会，他正在茅屋里接得漏水火又熄的时候，老林家的小孩林小明冒着雨把他找到庙里去了。一打听，說是李初仁找着了，躲在他外甥徐炳家里。只因徐炳是个出名的土匪，家里藏有刀枪，当时天又黑，又下雨，就沒有人敢去。德才一听心里就冒了火，对众人說：“爬刀山也要抓李吃人回来，那个敢跟着我走的，站出来。”这时旁边有几个老太婆在嘖嘖咕咕，說兩大，德才的老娘又病了，还是不要好的好。德才也沒听，就篤篤篤进房里取出根長枪来，站在一边搬弄着枪机。議論的人更多了，你一句我一句的，也听不真。就在这时，人堆中站起来个妇女，对德才說：

“德才，你去。我去給你老太婆熬药。”

話說得又亲切又貼心。听得叫人心很舒坦。德才抬起眼一看，說这話的不是別人，原是村里的妇女組長张凤英，她是个

寡婦，年紀有二十七、八了，臉長得圓鹿鹿的，丰丰滿滿，两只眼睛水汪汪，又大又黑。德才和她的眼光一碰，她就將眼光縮了回去，好象說：我的話你听懂了沒有？却又覺得剛才說得太胆大了，有一點害羞。德才心一動，莫不是她對我有意思？臨到他和一伙人冒雨出發了，又見張鳳英悄悄站在屋檐下，半笑半耽憂的望着他，好象是自己的親人一樣，又關心他，又鼓勵他。

這些只是德才感覺到的，嘴里說不出來，只悶在肚里，弄得他睡不着吃不下，走路都恍恍惚惚。誰曉得人家心里的事，你想得再好，又不是人家肚里的蛔蟲。再深一想，只覺得自己好笑，那張鳳英是個正正派派的女人，守了六、七年的寡啦，到這陣還愿嫁人嗎？就是愿嫁，又那里會嫁他這樣連被子都沒有一床的人？這一想也就冷了心。可不知怎么回事，他心里有點說不出的味道，象是怕，又象老想見她，一見她心又卜卜跳了起來。有一天，林德茂笑着問他：

“兄弟，你看鳳英咋個哩！”

德才一聽，竟心慌意亂，臉頰通紅，以為心里的秘密給看穿了，忙着聲辯道：“沒有沒有。”說完了才分清老林只是問，并沒揭他的底。又忙說：“沒聽說，唔，我也不太曉得。”弄得顛顛倒倒。

林德茂看在眼里，一邊笑，一邊還親親熱熱說道：“要是中你的意，我來幫忙，好不好？”

李德才慌里慌張，連听都沒听真，笑了笑就急忙走了。過了幾天，又發生了一件料想不到的事。那天，天快黑了，他獨自到廟里去，走到瓜田附近，只見張鳳英從瓜田里慌慌張張迎着他走過來，還沒站穩腳，就紅着臉對他羞澀澀笑了笑，他不知不覺就被吸住了，張鳳英朝前后看了看，見沒有人，便很快從上衣里取出一雙新做的圓口布鞋，急忙塞到他手里，慌慌張張說道：

“你为大伙，跑得脚都开裂了。这双鞋子拿给你，就是做得不好，不要嫌棄。”

說着就轉身匆匆忙忙往瓜田跑了。德才象做了一場大夢，一時還清醒不過來，站在那裡呆了好半天，等到清醒過來，再看鞋，才着了急：為什麼謝都沒有謝人家一聲啊！便急急忙忙想趕過去；人却已走遠了。回頭再看看手上的鞋子，心裡又是喜歡又不禁有點酸溜溜的滋味，“……這雙鞋子拿給你……”這聲音老在他耳朵邊響，是“拿”給你，不是送哩，“拿”比起送來，自然又親切一層，何況他打從娘身上生下來，就沒有過一個女人送過東西給他。

這以後可引出新的麻煩來了，兩個人你避我，我躲你；你看我，我找你的。開起會來，你坐在這邊，他就坐在那邊，一個沒有來，另一個就東張西望。散了會又要等着一路走，又怕被人看見，故意一個走在前，一個走在後。反倒被人看出來了。便這個當着他們取笑，那個把他們拿來作樂。好在正在斗着那封建勢力，算沒有受到破壞。有一個下午，廟里剛剛開完會，大家搶着往門外擠，鳳英先看了德才一眼，兩人便留在後頭了，卻沒想到被土改工作組組長王華看見了，這王華也是個雇農出身，單身漢，他披着件退了色的軍棉衣，走過來拍了拍德才的肩，笑道：

“德才，哈哈，硬是要得。哪天結婚？”

鳳英一聽，瞥了德才一眼，就羞羞答答鑽進人叢里去了。那王華也沒看看人家的臉紅也不紅，還是十分熱心，他又粗粗鹵鹵拍了拍德才的肩膀說：

“德才，你們是一對積極分子，可要搞好呀！哈哈，要不要我做媒吶！”

弄得德才滿臉通紅，一時吱吱唔唔，啥話也說不出。

这些事情却使德才产生了一个错觉，以为他和凤英的关系已经定下来了。因为连王华都说过了嘛！有一个晚上，吃过晚饭，德才自己也不知是什么缘故，竟摸到张凤英家里去了。凤英吃过饭，正在洗碗筷，听见门嘎的一响，抬头看见了李德才，不觉吃了一惊，脸色随着变了。这个时候他来做啥呢？她怕德才粗野，心里却又欢喜见他，不由自主拉起衣角擦了擦手，便端了一张凳子走过去。走到他面前，好象德才就要伸出手一把把她拉过去似的，忙把手缩了回来。德才原来就慌，一见她那慌张的表情，戒备的眼光，心里更是惶惑得不行。心想：是什么鬼把我推进来的呀，莫说坐，连站也站不直，一时又找不出话来说。闹了老半天，才问出一句多余的话：

“你，你在家……”

凤英勉强笑着，点了点头，觉得还不够，便又回答了一句：“在。你，你坐。”

两句话一完，再也没有别的说了，一个在抬头望那屋顶，另一个在低头扭衣角。实在憋得不行了，德才才找了一句话，想脱身：

“我，我是来问你，丘仲轩的家产，登，登记完没有？”

恰恰丘仲轩的家产不是分给凤英登记，这不是瞎问是什么，连凤英心里也觉得好笑。不过她却柔柔和和答道：

“听张华说，第一道登记完了，还在清理，你要详细知道，我给你问去。”

“不，不要，我自己去。”

他急忙做了个拦住她的手势，其实凤英根本没动。这且不說，这出戏演完了，下面又该敲什么锣鼓呢？那李德才没了主意，就象一块木头摆在那里一样，看看再留在这里也不是事了，便直

着腿轉過身，就往門口走去。鬼曉得他來這一趟是干啥的，他心里在生自己的氣。剛走到門口，却聽見鳳英叫了他一聲，他站住了，轉過身來，只見鳳英站在那裡，對他又羞又澀的歪著頭甜蜜蜜的笑了一下，就不好意思轉了個半身過去。說也奇怪，鳳英這表情就象一塊磁石一樣，把德才不知不覺吸過去了。站了會，好象鳳英已經把她要說的話都對他說了，他心也開了竅，不知哪里找來一句話，問得挺恰當：

“那你答……”

話雖沒說完，張鳳英就知道了，連連點了几下頭，半轉過身，低著頭說道：

“老林把你的話，都對我說過了，我知道，知道……”

這李德才笑得象個糖做的人一般，急忙跑出來，想趕快回家去告訴老娘，腳步却又向廟里跑去，他想該先去找老林，把心里的話全都說給老林聽。一進門見人多，却又變了，什麼也沒說，却一個人悄悄轉回身，出了廟門，跑到田壩里，坐在一堆坎上，竟嗚嚕嗚嚕哭了起來。哭了一會，却又笑開了。這不是奇怪的事嗎？其實一個人遇到這樣意外的喜事，往往會變得奇奇怪怪，何況至今他還有點不大相信。直到那年臘月尾，土改結束，林德茂他們給他布置結婚那天，他都還有點不太相信。

這次他們結婚，比過去可真的不同。王華說因為鳳英是個寡婦，寡婦再嫁，也算是反封建；其次，土改又勝利結束了，他們都是新分田戶，李德才和張鳳英又都與張華、丘紹清他們同一批入了黨，這一連串的大事，不是喜上加喜是什麼，所以，都說應該熱鬧一番。那天天氣雖然冷，村子里的青年團員們，小生子哪、李桂仙哪，上山砍青扎牌樓的扎牌樓，在家扎花球的扎花球，然後鑼鼓一打，都涌到張鳳英家里來了。一到門邊，有人就把李德

才推了进来，脚刚一落地，就有个什么东西在他脚下蹦的响了起来，他一跳，早被涌到张凤英面前来了，接着大家就围成一个圈，把他两人围在中间。正闹得欢的时候，只听见门外有人大喝一声，大家转头一看，是丘绍清的老人，他已经近八十岁了，山羊胡子也白了，手上拿着一根拐棍，站在门口，把拐棍用力往地上一敲，怒气冲冲骂了起来：

“你们是在抢人吗？明明是丘家的人！……”

大家都呆住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好在丘绍清赶来了，才把他父亲扶了回去。这已经扫了大家一半的兴了。转回头，来到他们新分得的房子，又见德才的老娘翘着个嘴，罗罗叨叨，说搬新房子没有择日子，接新媳妇没有择时辰，不知道吉利不吉利，有没有啥冲犯。旁边的人说：好好一台事，弄得大家心里不舒服。

到了晚上，村子里锣鼓喧天，说不上是庆祝土改胜利，还是庆贺德才和凤英结婚。李德才的新房里当然又另有一番热闹了。这新房是村子连接田土的一间独立房子，一排三间，左边是厨房，中间是两个套间，外面是饭厅；后面如今是德才的老娘搬进去了；右边这间大房就是德才和凤英的新房。靠窗子那边摆着一张半新旧的雙人床，上面挂了一床帐子，被里是白洋布的，被面是绿缎子蓝绣花，都是半新旧的。所有这些，全都是这次土改时，群众照顾他们结婚，特别分给他们的。这房子的前半段摆了一张八仙桌，这阵上面摆满了酒席，周围坐满了人，这是林德茂他们几个乡干部凑起来的酒席，一面作为德才和凤英的婚礼，一面也顺便送送土改工作组。大家有说有笑，正在喝酒。王华特别兴奋，象喝多了一点似的，拿了一杯酒，摇摇晃晃走到德才和凤英面前，举起那杯酒，问道：

“李，李德才，我問你，你說，你这个好日子，是哪，哪里来的？”

这时，那李德才也有三分醉意了，平常王华和他便很要好，啥話都談得来，又加上他心里得意，也就沒去想王华問这話的意思，便用力往王华肩上一拍，杯里的酒被拍得格格作响，然后笑了几声，滿不在乎地說：

“老王呀，哈哈，还不是时来运轉啦！喝一杯，喝……”

旁边张凤英一見德才喝醉酒了，心里硬是着急，又見王华皱起个眉头，便急忙把話搶了过来：“这好日子要不是共产党、毛主席，会走哪里来，天上也掉不下来呀！”

“啊，对，对，毛主席……喝一杯。”德才附和道。

王华虽然有些醉意了，心里却还十分清醒。他把德才那醉态看在眼里，觉着不舒服。他原来就有些怕土改一完，大家分得了田地，就把共产党毛主席忘記了。德才刚才那句話就有些忘本嘛。便把手上的酒放在桌上，要想說几句话，后来听見凤英这句话，觉得凤英的觉悟还比德才高，便想要借此机会教育一下德才。

“德才，把酒放下，我說，你要知道，这陣你是个共产党员啦，这好日子只是开始，你莫就把共产党、毛主席忘掉了。跟着走下去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哩，懂不懂呀？如今土改完啦，就要大变工，学苏联那样，集体农庄，用机器耕田，到那时，就是真真的好日子啦。”

这一番話，說得德才心里很不舒服，这明明是說他忘了本，不跟着共产党走了嘛！不跟共产党走，是什么？那就是反革命。这叫德才哪里受得住呢，事实上哪一个任务来了，德才不是带着头干的？还要說不跟共产党，就叫人不服。話虽这样說，也不能

当着王华，当着許多工作同志的面賭气吵鬧。心一气，就变为又委屈又难过：

“我李德才三十一岁了；有哪一点不跟着共产党走嗎？”只說了头不接尾的两句話，心里过份紧张，就說不出来了，把嘴唇一咬，牙齿在一动一动，过了一会，才又說了下去：“我帮地主帮了半輩子，二、三十年的日子，头顶的是地主的天，脚踩的是地主的地，过的不是人的日子。”說到这里，他竟伤了心，唬的大哭起来，眼泪象一顆顆豆子般落了下来。

桌面上，本乡的人都来劝他，都說是好日子，不要弄得不快活，有的人就把王华拉回到他的坐位上来了。再一看，那凤英不知是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，还是为同情德才的身世，也哭了起来。弄得人人的心里都不愉快。这时，德才抬起滿是泪水和鼻涕的臉，举起拳头，用力往桌上一击，大声叫道：

“哪个說我不跟着共产党？要不是来了共产党，莫說会得到一幢瓦房，分得四石二斗的田土，接个婆娘成家立业；恐怕这时候我还蜷在那家地主的烂草堆里，臭牛厩里喂格蚤哩！我不跟着共产党走，还会参加共产党？我，我死了做鬼，做鬼也要跟着共产党走。”

这一下，人人都听得出神，連門外也挤滿了人在听。話一完，房里房外的人都拍起掌来，一下子掌声如雷。接着，王华就嘻嘻哈哈举起酒杯，你一句我一句喝起酒来了。独有李德才心里頗不舒服，不再喝酒了。

“欢迎新娘子講話！”

門外面的青年小伙子們，拍着手啦了起来，又开始熱鬧了。

第二章

两条道路

德才和凤英结婚以后，小日子过得高高兴兴、圆圆满满。村里的人都說：这两口子，硬是干劲大。不管是田里活，地里活，天还没亮就出了門，天黑完了还不收工。因为他两人都是吃过苦来的，論年紀，也是正当身强力壮的时候，他們是曉得苦尽甘来这层道理的，所以他們两口子出两口子进的，在田里做活做得累了，李德才还会伸伸腰，唱起个調子来：

往年做活死沉沉
今年我夫妻呀，加把劲
自己的娃儿自己疼
自己的田土出黄金……

凤英一看德才那股呆头呆脑的劲头，和那老实人唱調子的傻样子，竟笑得弯腰曲背，气都喘不过来。打她知道起，德才也从来没有象这样快活过，怎能叫她不高兴呢？只是一听见夫妻呀什么的，她的臉就紅了，把笑一收，翘起个嘴巴，心想也不怕被别人听见，就不免罵一声男人乐瘋了。

田土里的活路松了些，德才就叫凤英一个人去做，他自己出門去找零星活卖工。那时候正开始筑铁路，需要很多大石头，他